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一

江上蹇叟

江楚黜教

西人之入中國也藉傳教游歷各省則出自法郎西者蓋十之九自壬寅議撫通商越三年而法人在粵請弛華民傳教之禁部議允行具詳第二卷中己未天津議撫載入法約第十三款內然與在粵所請大畧相同迨十年換約續增第六款內開華人無論軍民有傳習天主教會集講道建堂禮拜者地方官不得妄行查拏違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天主教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墳塋地方

等件應賠還法國駐京公使轉給該處奉教之人並任法國傳教之士在各省租買地土建造自便等語查舊檔康熙雍正間因西洋傳教之風日熾大吏請申康熙八年直省開堂之禁奏請各省及粵東外府縣之天主教堂悉撤為公廨歷經查辦在案法人所索賠還之地基蓋即指此而中國傳教之奸民互相煽引滋擾無休江西撫州門外有法夷在義冢之旁租賃民屋一區常以黑夜傳教亦不敢自立教堂名目其他如撫建袁瑞臨吉等處亦多似此惟吳城東菜園地方設有教堂多歷年所道光間新建知縣某援禁撤毀祠又于望湖樓下改設一區咸豐五年水

師統領。今兵部侍郎彭玉麟。復率兵勇毀之。以其地為龍王廟。時天津新議未行。法人及傳教之士。不敢阻也。京師換約之踰年。法人請赴各省傳教。由總理衙門給與執照。有法士羅安當者。來至江右。舟泊九江。遣其副方安之赴省。向南昌府衙門呈遞照會。約期晉省。時江西巡撫毓科會商善後總局。派委守及前署德化知縣張國經。充接伴使。前赴撫州門外。晤方安之。方固廣東南海縣人也。据稱羅教士現已自潯起程。帶有總理衙門咨文。面見大府商請一切事件。並据方安之稱。省城內快子巷有法國新置一區。以為育嬰公會。內養女嬰十餘人。請入覩之。約以暮

歸。稟之大府。諾焉。時十一年十一月也。踰月十八日羅安當至省。由方安之先期照會。請代通報。爰暨張令會同南昌新建知縣。約相見于公所。羅行免冠禮。遂同入城。自撫軍以下。皆按平行禮接待。坐間面呈恭邸咨文一角。則賠還吳城教堂事也。時已歲暮。法士請在城內育嬰公會過年。撫軍許之。初羅安當將至。江撫傳諭相見儀注。予因撿天津新議法約第四欵。內稱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法國大憲與中國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法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其兩國平等

官員照相竝之禮等語詳其文義所稱彼國大憲指全權公使而言中國京外大憲指京師之王大臣及外省督撫而言若所稱二等官員則彼國之總領事及正副領事以下也又檢英約內開該國正領事與中國道台同品副領事繙譯官與知府同品凡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又英人在滬照復桂相援法國二等官員類推領事官既與道台同品總領事應與藩臬同品今統核二國之約必彼國有全權官銜者始得與京內之王大臣京外之督撫平行明矣查羅安當不過彼國一傳教之士本無官職可比例而據其前次來柬稱法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則與

現在九江領事自稱總理江西通商事務者同九江領事既與九江監督同品來往文移悉用平行儀注則其行文撫憲須用申陳與道員行文撫憲之稱詳稱稟者同而其來往謁見亦當如司道見督撫之儀轅門外下輿由角門進督撫迎送如見司道儀今羅安當比照九江領事官例已屬優待謹摘錄條約繕具清摺呈送核行等因撫軍是之及羅至省二次東內忽增入代理全權大臣字樣于方請中丞駁回而中丞已傳諭升炮開中門如督撫相見之儀江省紳民聞而駭之羅既出有識之者曰此二十餘年前潛匿廟巷中廟巷即其舊天主堂地名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

者也。又有識方安之者。以爲即江西之撫州人。適羅安當攜其傳教告示。請飭地方官張帖。衆議洶洶。踰年而難端作。

嘗法人之請領執照也。分遣傳教之士。游行各省。將至楚楚南長沙湘潭一帶。傳教之奸民相與夸耀其事。以爲吐氣揚眉。復見天日。楚之紳士聞而惡之。乃撰爲公檄議黜天主教。有舁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詭寄者執之。有習其教者。宗族不齒。子弟永遠不准應試。大略謂其藉宣講爲名。裸淫婦女。設女嬰之會。采取紅丸。其他種種奸惡。描寫盡致。流傳入江。正羅安當持照赴省。逗留不去。時值試期

將及江省巨紳大集于豫章書院則有告歸之翰林院撿討夏廷榘在籍之甘肅臬司劉于潯等將楚南公檄鳩貲付梓一日夜刷印數萬張徧揭省城內外通衢法人聞之請詰主者會同治改元江撫內召受代者爲沈幼丹中丞葆楨未至則督糧李黼堂觀察桓文恭子也時方升任藩司護撫篆乃以五日京兆辭迫中丞至赴愬不面往拜瞯亾于是教士益失望而時值南昌郡試之期學使之按臨者亦及焉二月十七日予在郡署校閱日晡王霞軒太守必達南昌孫雪鈎大令家鐸急走語予曰頃見外間揭帖期以明日午刻拆毀天主教堂倘激而生變非但地方官

未便郎委員亦未便也。予曰為之奈何。二人曰檢討主講豫章。雖不預謀。可以止之。予曰檢討日飲無何。杜門謝客。惟兒子識其小阮數人。請往覘之。歸寓呼兒子策騎疾去。甫出門而羅方之諜者至。告曰嬰堂已被刦。主人幸無恙。今疾趨出撫州門矣。然女嬰已失勢。將及城外教堂。不識能保全否也。予乃偕張令亟趨郡署。則兩首縣皆在焉。遂同詣快子巷。除育嬰會被毀外。又拆從教之店屋民房數十間。漏初下。城門已扃。歸告中丞。中丞嘆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也。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爰据實入告。自請嚴議。而地

方官及委員之接伴者皆不及于劫。

十八日再毀法國城外之舊天主堂。又毀教士坐船一隻。皆夜毀之也。羅安當之逸而出也。與方安之分道而走。方至瑞州。羅至撫州。中途憩息于從教陳姓之宅。是日予探得城內及城外散失之女嬰共二十餘人。皆在南昌之在港與進賢接界。盜教士之諜者告之也。予以語雪鈞曰。女嬰之在在港。有乳婦領之。將送至撫州該夷育嬰會中。然省中事起。沿途皆以逐天主教爲名。若女嬰被刼。彼固何罪。尤恐教士之有以藉口也。雪鈞乃選派妥役。自在港截回。逐名點驗。連乳婦共二十七八。以舟送入撫州巢也。南

昌進賢兩界之居民。以拨捕羅安當不得。連劫陳姓數家。羅逃入潯由潯至滬。遂達總理衙門。旋准恭邸函致中丞意欲仍照賠還完案。中丞議以五千兩償其教堂嬰堂及酌貼從教被毀之房屋。派委于至潯面議。而羅安當聞委員將至。避入上海。由上海總領事控訴該國駐京公使來文內稱連年各處被虧。及現在省城進賢兩處房屋器用經典等項。共計估值七萬兩。又欲索撫州門外之丁家山及九江西門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備該國教士隨時建造房屋教堂墳塋之用。交羅安當承管。由總理衙門咨照在案。踰年羅安當方安之復乘舟赴省理論。方泊滕王閣下。

見河干豎一大旗禁止法夷入城隨有拋擊磚石飛中其舟始解纜下駛中丞派員前往諭以迅速赴潯由九江關督會商辦理該夷始稍稍歛戢卒以二萬金議結完案又索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畝即美界外之餘址也法人在潯既無貿易亦無領事而以傳教與彼占立馬頭餘地故英美二國商人亦陰惎之謂其爲不商不賈之游民皆約中游歷二字啟之也

方教堂事之發也江省紳士以衅由揭貼公檄轉相號召遂爲拆毀者口實相與兜慝嗣聞江撫辦理此案不株連紳士不牽涉地方官乃由檢討夏廷榘呈送骨殖一包銅

管一具。血膏一合。向江撫面稱骨殖起自該夷教堂院中。銅管係取睛所用。血膏係嬰兒精髓合成。中丞以其言多不經。亦無根據。發交南昌府縣查辦。經南新二縣按蒸檢法檢驗。該骨數具。並無傷痕。其銅管血膏似係外洋之物。亦不識其所用。因詳稱奉發各件在該紳等雖非確有所見。而地方官實已先有所聞。除骨殖業已驗明應毋庸議外。其銅管血膏。究係外洋所用。無從辨認。一經傳播。便駭聽聞。亦似非無因而起。應將原件繳呈。請飭咨照總理衙門轉向駐京法使查詰。咨會來江。以釋紳民疑團。以敉中外和好等情。由江撫咨行在案。維以此案仍照賠欵議結

其事遂寢。

楚中黜教之公檄既行，法人之傳教者與江西先後並至。遂有湖南之長沙湘潭等縣起而攻之，江西拆毀教堂在元年二月間，而楚中湘潭之役亦以是時。踰月有江西南豐編修吳嘉善者自楚中踉蹌歸，過省中，館于夏檢討之宅。時檢討竹林方以江事爲憂，聞編修自楚歸，詢以楚事。自言其僑寓在楚，適教堂獄起，波及從教數十家。該編修因習西洋繪事，傳其照鏡點水之術，嬉戲以爲常。一日突遇數百人佐然而入，謂其爲天主教徒，將執之。某欲辨不及，毀垣而逃，則寓中之刼掠一空矣。檢討之姪某大令走

告予曰今士大夫之從天主教者豈少哉盍某編修之託詞也大令曰請試之乃倩編修傳其繪法一日聞傳寫數像鬚眉畢肖始信其言之不誣傳聞楚中事發地方官被劾革職勒限嚴緝然邸抄不具惟是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奏稱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各省地方官于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該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存偏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

請各節均著依議行欽此按此奏正在江楚毀教之後疑即該教士控愬入都由該國公使照會云云也踰年總理衙門照抄法國照會咨行江省見中間所敘皆江楚兩省之案又並索楚中賠欵三萬兩其湘潭等縣革職勒緝亦同載照會中蓋同一公文而分咨江楚者其後楚中如何議結未見明文若江省查辦此案中丞不激不隨方伯亦以楚事之嫌陽謝之而陰持之庶幾持平辦理者也

按教法之害人具見于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載及黃岡吳德芝之所記具詳第二卷中于闢楚南公檄謂其收養嬰兒爲采生折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必過天癸之期

始行遣嫁。而紅丸被其攝取。鍊入丹中。可以恣淫慾資長生。又言黑夜傳教。所投婦女丸藥。率皆春方。能令女反求男。故其術久而不洩。間有泄其術者。令婦人帶歸試之立驗。然皆無左證。若江西紳士送到之銅管血膏。尤涉曖昧。而其揭帖中言毀堂之後。放出女嬰皆目瞪口呆。不省人事。皆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實無稽之妄語耳。吾友孫雩鈞截回會中二十七人。逐名點驗。其十歲內外者。尚能述其里居姓氏。且亦無一人訴稱教民害已。不願入會者。此可見矣。惟予初在快子巷查得女嬰十三人。皆自五六歲至十歲上下者。詢以所養小兒及

女嬰之在孩抱者。則稱悉付乳婆帶回家中。又詢此等女嬰。從何而來。則稱斷乳之後。始送入堂。又詢以男嬰豈無斷乳而稍長者。何以堂中不見一人。該教士詞窮。捏稱贖回。或稱送入村塾中讀書。皆支吾語也。城外之舊天主堂。尋始查竝無收養之嬰孩。後聞自饒州帶來女嬰十餘人。查驗與城內所收年紀大畧相等。則該教士所云斷乳之後。送入堂中者。語亦近似。惟會中不收男嬰。而收女嬰。又男嬰之長成者。不聞置有義學。而女嬰之長成者。必欲收入會中。且快子巷收養女嬰僅十三人。而查其照管之婦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半。此中

形跡種種可疑時該教士又向予稱瑞州高安有女嬰業已贖回後因擇配不遵教條遂致兩姓涉訟請代求大府迅飭瑞州府審結予不解其何意令其具呈代達內稱高安有育嬰會係交本地從教之胡姓掌管已歷多年十年前有高安吳姓茂才將女送入會中迨其長成前來取贖當議付會中乳哺資二十千文付過一半便將此女領回惟該會規矩凡女嬰被人贖回須在會立約載明此女長大仍憑教士作主指配從教之家不得於教外自行擇配今吳姓領回之女胡姓係會中首事欲為指配該族教內之人而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

聽自行擇配。兩姓口角。遂互控入縣。由縣入府。現尚未結等語。予固知此中曲直不辨自明。請轉飭瑞州府持平斷結。旋据府中傳集兩造供詞。與該教士所呈畧同。惟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聽自行擇配。且素不崇信天主教。不願與教內人爲婚。胡姓不能難。遂由府中斷結。飭令吳姓補出十千文。交胡姓收領。胡姓代擇之配。應毋庸議。取具兩造遵依。由該府詳請銷案。詎教堂獄起。方安之避入瑞州。復唆胡姓翻控。至今未結。當該教士呈請之時。予曾詰以收養之女。應指配教內人。則江省安得有從教相當之男女。又安能以從教之故。遍令遠

適異域。該教士笑曰。江省何縣何鄉無我國教中人。君固不知耶。旋據瑞郡函稱胡姓呈送遠年卷宗。該族皈依教法。實始于明季。然則該教之行。由來已久。一旦張膽明目。恃有奧援。宜其禍之相尋而無已也。

江上蹇叟

勦撫異同

成廟暮年深見承平日久文弛武玩禁烟之令稍以操切治之輒啟邊釁東南奸民轉相煽誘未易旦夕平也天津乞撫琦相中以先入之言上不忍生民塗炭始允其請迨舉事一不效輒簡授親臣宿將授鉞誓師惜將軍參贊意在羈縻以致齎糧得志鼓棹長駈江浙之間沿海騷動然其怯者漏刃破膽忠者免冑歸元而于國事終无濟也

上輟飯拊髀。未嘗不意在頗將。而閫臣畺吏。未聞有協心規畫。以仰稱
聖意者。乃憤懣而允撫事之請。論者徒見耆伊兩相自稱受
先帝密旨。便宜行事。不知
上見時事日艱。于守土之官。僨軍之將。靡不寬其銜轡。示以優容。卽
大行遺詔中。亦引咎自責。不欲諉過于臣下。迨
今上登極。始明正其罪。告諭中外。是則撫事之請。乃
成廟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本意也。琦相到粤在二十年

冬大角沙角之役卽在十二月中旬
上赫然震怒特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
臣計其時不但在虎門未失之先並琦相奏給香港之議
亦未之見轉圜不爲不速至靖逆在安徽途次連奉六百
里廷寄飭其一意進勦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
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蓋是時琦相方與義
律議明以香港馬頭易回定海奏至之日
上恐其仍蹈撫事之故轍故復申以
訓諭於將琦相奏給香港一摺發交閱看飭令確切查明
卽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

夷貿易致滋後患等因此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上諭也迨琦相奏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十七

日又奉

上諭該逆妄肆鴟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伺朕早料其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尚有四百餘里倘能嚴密防堵該夷亦只洋面游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為定將退去兵船諒必歸并香港恃衆負嵎儘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遠行進勦恐有疎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守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勦著奕山等兼程前進抵粤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到兵丁奮勇直前殲茲醜

類毋稍覬望琦善摺著抄給閱看欽此據此則是時
成廟主勦之見獨操乾斷萬无轉移靖逆過江西即聞虎
門失事果勇到粤去虎門之役僅六日耳其時所調各省
到粤之兵三千餘名是以
上飭令將軍巡撫先事防守所可異者果勇到粤未嘗交
兵與英夷一決勝負輙聽彌利堅呈請通商代爲具奏其
時何不與各夷人說明令先將烏涌兵船退出以試義律
乞撫之誠否若彌利堅但以此爲義律緩兵之計是伐謀
也若果肯將兵船與義律講論是伐交也伐謀則攻其心
伐交則斷其右臂不務爲此而樹援增敵之是慮是病在

勝理而爲禁方者欲以消散治之不已俱平靖逆到粤實于果勇先入之言固已不能無怯矣一旦兵臨城下余葆純持其柄而搖之彌利堅因其勢而利導之六百萬之形成矣

上亦知痛勦之餘必无納賂之理惟念衅自燒烟起償其價值足以甦息兵端不謂將軍等贏糧而資之以入浙也自此絕口不言撫事浙東連陷三城更

簡任親臣益以西北勁旅思所以湔雪之浙撫劉韻珂者多機警善與時俯仰其自處也欲身與名之兩全見畺事日蹙且將實逼省會亟規以自脫乃保奏伊相請遣赴浙

營効力。

上不許。迨大兵敗績于慈谿。更陳十可慮以嘗

上諭復坿片力薦之。伊相者昔年以附和琦相和議被

嚴譴者也。當其奉

欽差大臣之命前赴鎮海。適琦相入粵議撫咨會到浙。遂

逗留不敢進兵。又遣家人張喜。來往夷船上牛酒餽問相

望于道。洎接得粵東繳還定海之札。遂以收復奏聞。

上以其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嚴旨切責。卒與琦相先

後被逮入都。

上以其家人張喜。事涉通夷。奉

諭自天津解交刑部毋令中途與伊里布見面核其前後
上已洞悉其居心行事與琦善如出一轍業經奉
旨遣戍即不令其終身廢棄亦斷不使之重赴海疆仍蹈
前轍直待浙撫兩次瀆請始付杭州將軍耆英帶同往浙
遂爲白門請撫之張本是則鑒前車而收桑榆
上之於勦固已至再至三沈審決策而出師無功討賊不
效負乘致寇諸臣能無怍焉至于不得已而權其策之下
者固始願不及此即其再起伊相亦因疆臣之固請不得
已而許之非
上之中悔而冀其收功于晚蓋也

浙撫劉韻珂受烏中丞之代初到浙省卽奏稱定海不可遏商艫陳八弊持論甚正迨洋氛入浙東路告急大兵又敗于慈谿懼其實逼省會乃陳十可慮之說于前而坿片薦伊相于後伊相到浙首退乍浦之兵亦中丞使之也時將軍等已奉

密旨相機籌辦而耆相莅任杭州將軍何以不在浙省了此一局必待英船犯蘇圖山入江始踐前約甚矣中丞之居心巧而用計譎也按十可慮疏中却不及一撫字然其末曰凡此十者皆屬必然之患亦皆屬無解之憂若不早爲籌畫則國家大事豈容屢誤現在將軍赴海甯州查看

海口情形參贊大臣文蔚留住紹城調置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後應作何籌辦將軍等似亦尚无定見臣遲被生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于
聖主之前後日倘省垣不守臣粉身碎骨難盡前愆伏乞
皇上俯念浙省事宜實在危急獨操
乾斷飭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即天下亦胥受其福臣不勝廹切待命之至夫曰獨操
乾斷非欲
皇上之速定撫議乎曰隨機應變非欲將軍等之暫事羈縻乎蓋恐省城一旦不保而廁身之無地也既倉皇而乏

從薪之策乃委曲以求代桃之人其畧曰臣前請將已革
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効力贖罪未蒙
允准恩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瀆請惟念該革員之獲罪究屬因公且其
按兵不戰究與僨事誤國者有別我
皇上愛惜人才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迹可原咸荷棄瑕
錄用或令戴罪立功不知凡幾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
令其及時自効仰見
聖德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之至意伊里布與周天爵
等同係譴戍之人情罪似无二致且公忠體國並无邀功

迹名之心臣平生所見止此一人現在將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之外又調取各省丞倅牧令來浙委用並令本省之貢舉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慎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器使況該革員爲逆夷所感戴即其家人張喜亦爲逆夷所傾服若令其來浙或該逆聞之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可否仰懇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之處出自

聖裁臣冒犯

宸嚴不勝戰栗如崇

皇上鑒其無他伏望俯賜采納浙省幸甚海疆幸甚謹封

片陳明奏

硃批所奏不爲無見另有旨欽此時

上已授耆英爲杭州將軍遂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旋奏

寄諭本日据劉韻珂奏請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効力贖罪已有旨令隨耆英前往矣現在浙省勦辦旣難得手則防堵是第一要務萬不可再有疏失該將軍等惟當激厲衆心協力守禦不可因前此失利稍存畏葸致該逆乘機更肆猖獗耆英此來已諭令與該將軍等相度機宜通籌大局臨時自必寄商至防堵保衛是將軍參贊等專職

倘有疎虞獲咎孟浪朕惟將軍等是問該將軍等接奉此次密諭惟有默識于心斷不可稍露風聲致令在事員弁兵丁羣相觀望貽誤事幾也將此密諭令知之欽此据此則

成廟不得已而主撫至此始露其端倪而伊相至浙適乍浦告陷之疾置聞中丞趣之至乍以解眉睫之禍伊相麤疎曾无遠慮而中丞用意深巧既幸紓其目前之難又自惜其身後之名故不欲其成之于浙以貽天下後世口實遂嫁禍于伊相以始終之白門城下之盟中丞實身局外更貽三帥書極陳後患反覆千言至于萬全无頁策則曰

當今之勢。戰亦敗。和亦敗。又曰大局既壞。攻補兩難。嗚呼此以釁事爲首鼠也。其謂逆夷感戴傾服者。不過修好于義律。及遣員護送餘姚被擒之夷婦。並張喜在鎭海定海間。數來往夷船犒問。此皆江浙士民傳之新聞紙中。以相訕笑者。而以之汙瀆剡章。欺朦

天聽。其咎豈但失言而已哉。至鹿澤長舒恭受等來往夷船。領通撫事消息。乃迭次保奏。謂其能折衝于口舌。是則中丞之力持撫議。雖百口不能辯。予故摘錄其前後奏詞以見非獨人鍛鍊之深文。且以明非

廟算中樞之本指歟

君昧良未可盡咎之者胥伊二相也

壬寅之冬洋艘既退一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有謂竭千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者

上念誓師命將屢出無功戰既無人和乃失策始追論前事降

旨令沿海督撫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核交部治罪于是先取辱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松江提督余步雲先後就逮入都交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余步雲先經裕帥參入控于都察院奏聞

上以其情節最重。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奕經圈禁未久。旋
授葉爾羌幫辦大臣。又用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而琦相
方自葉爾羌大臣升授熱河都統。于是江南道監察御史
陳慶鏞參奏。謂逆人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竄
馴至今日海烏羣飛鯨鯢跋浪。爲所欲爲。莫敢誰何者。實
由琦善于外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
燄。今海內糜爛至于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
足猒民心而作士氣。何況蹩躠再加。脫俘因而薰沐之乎。
奕經夜郎自大。深居閫中。頓兵半載。曾未身列行間。一朝

逞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于一鼓而復三城卒之幾又
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折將一敗不支此不復別科其騷擾
供億招搖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奕經為
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服推念同氣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卽俾邀國典亦
宜圈禁終身消除冊檔無以貽
天潢宗室之羞豈料圈禁未及三日輒復棄瑕錄用且此
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于民之深耳倘其俯采輿論誰不切
齒于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于奕經奕山牛鑑文蔚

而以爲投畀之不咎。雖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按該御史奏中所抉摘。皆親臣貴臣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然亦以此爲枋臣所忌。不得久居其職云

方琦相之入粵議撫也。穆相有力焉。是時穆相主滿首揆之席。東吳潘相國爲漢首揆。皆直機務。東吳資望素重。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凡軍國大事。皆穆相主之。軍機入直內廷。其在

上前。參造膝語。故穆相之主持撫事。中外莫得其詳。靖逆粵中奏至時。王定九相國鼎方自東河查勘回閣。撫議伏青蒲痛哭。爭之不能得。相國以憂死。聞其病劇。召門下至

卧榻前伏枕流涕授遺摺數千言力排和議卒爲枋臣所尼不得上白門之請撫也祁尚書寯藻方奉

命入直機務尚書于軍機爲後進不敢自樹異同迨見撫事之亟穆相力贊其成東吳緘默無一語乃持正力爭之

成廟心知其忠不能用盡度三帥之不能戰也時事日棘

王雅不欲持可否迨三十年

龍馭上賓

今上嗣位其年夏六月英夷以火輪船由海道駛赴天津

直隸總督遣人詢其所自來則以弔

喪對奏聞

上連召穆耆二相入見二相以請助剿粍出自外洋修好之忱意在許之而未敢訟言上知夷情叵測一旦假以詞色必有覬覦非望之求與其却之于後不如拒之于前爰命直隸總督遣放回洋而夷人亦唯唯如命遂自天津起椗去

上見夷情恭順始悟昔年之逞志邊疆實自內外臣工未戰而先示之以怯若今日呈請弔喪因其名正而許之豈有龍輴發塗于大禁而令異言異服之人直募獻酎于其下

卽肉袒務面

在天之靈其恫之矣洋艘既退

上乃頒示謄黃爲侯官雪冤而首畀穆相謂其傾排異己深堪痛恨遂並耆相罷之于是勦撫之功畀是非千秋論定而枋政之臣欲以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可得矣

附錄殷兆鏞請罷天津撫議原奏 咸豐八年

爲和議貽禍至烈伏求

博采讜論力黜邪謀早決大計轉危爲安事竊自夷匪犯順撫議庸臣但求速和了事國家苟安一日彼卽爲一日之親王宰相而 社稷隱憂不遑復顧琦善耆英伊

里布等既誤之于前致貽今日天津之患今之執政者復誤之于後其貽禍更有甚焉者矣近聞和議垂成為賠償兵資等欵以堂堂大一統之中國為數千夷人所制輸地輸銀惟命是聽而禍之尤烈者莫若京城設館內江通商各省傳教三條聞者椎心雖婦孺咸知不可

臣意桂良花沙納身為

大清臣子稍有天良必不忍嘗試入奏

聖上燭照如神即使嘗試入奏必不至墮其奸計也古語云毋滋他族實偪處此宋太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京師重地外夷朝貢猶且禁其出入防其交接禮

畢遄返。毋許逗留。安有強敵世仇。而聽該酋置館棲居。齊齒胡越。橫行聲歡。羌夷布滿街衢。自古及今實所未聞。近惟琉球國都英夷盤踞滋擾。甚至闖入王宮。莫敢攔阻。此其患無俟臣縷述也。長江自吳泝蜀中。貫天下之半。與海口情形不同。海口通商。巳爲失計。然譬之于人身。猶四肢癱瘓之疾也。內江華夷雜處。則疾中心腹矣。東南漕運。非海即河。大江爲出入所必經。設一旦江海並梗。何由而達。仕宦商賈之往來。章疏文報之馳遞。海非要道。江實通衢。夷人但以數船橫截江路。則南北將成兩界。維揚漢口鹺綱疲敝。梟販競作。再得逆夷爲

逋逃主鹽利必盡歸夷有而官鹽將廢不但此也所佔口岸愈多聲勢愈大與漢民交接事件愈煩釁端亦易于起地方官祖夷則民拂祖民則夷拂彼硯虜一總督宰相如縛犬豕其包藏禍心无所不至辟猶養虎在塴養盜在家隨時可以猝發此議若成大事便去欲求爲東晉南宋之偏安豈可得哉至于傳教一節臣不知其所謂天主者何人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天主自行其教可耳何必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若是近日之長髮賊亦奉天主教者也其煽惑勾結已可概見矣彼知輿地廣輪之數山川阨塞之形兵衛之

強弱。壤土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賑恤貧窮。爲收拾人心計。該夷蠶食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謀　國者曰。通商傳教。此時姑先許之。俟各省軍務完竣。然後舉行。夫民困于鋒鏑久矣。賊燄雖熾。人心未渙。猶冀重享　昇平。若夫一寇復招一寇。天下何堪。將士民孰不解體。或曰。屆時徐議。所以拒之。臣恐積弱之餘。萬難發憤。現值兵臨城下。大臣猶曰。釁不可自我開。相率覥顏忍恥。况許于前而拒于後。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誰肯爲國家出力耶。或逆有要約。不待賊平。遽入內地。布置周密。與長髮賊隱爲犄角。否則挈賊自効。別有要求。否則奪

賊之城邑而有之。以爲非取諸我也。種種棘手。謀國

者曰。不和則戰。戰果有把握耶。臣請詰之。曰然則和果

有把握耶。夫和果有把握。從前反覆。姑勿追論。第自今

歲兆釁以來。我之委曲順從。不爲不至。何以猖獗日甚。

可見諱戰求和。和愈難成。成則禍且不測。謂戰必无把

握。何以前年李開芳林鳳翔等北犯。凶燄數倍于夷。卒

至片甲不返。此無他。當時一意於戰。故有進無退。今則

一意于和。故反勇爲怯也。現在僧格林沁兵威已壯。請

求戰守。振刷精神。逆夷頗知畏懼。近日天津人民爭鬥

之事。該夷亦避其鋒。鹽梟海盜。有欲焚搶夷船者。有蹤

求欽差總督願糾衆打仗者欽差總督不許故未敢擅動耳不得以偶經小挫遂謂津民不足用也試飭桂良花沙納等勿專議和會同譚廷襄鼓厲兵民于文武屬吏紳士之中得如謝子澄其人者統率之懸購重賞隨宜設施並令附近州邑廣募壯勇聽候調遣一面

明降

諭旨大張撻伐順天直隸京官有願回籍團練者命設法辦理如此多方準備一旦狡焉思逞僧格林沁大兵扼之于前各路鄉勇躡之于後加以洩水塞土諸法夷船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而謂不足制其命者臣不信也聞

英夷謀主哩啯吹係廣東嘉應州人兇悍異常每至桂良花沙納公館淩辱咆哮臣不識桂良花沙納坐擁兵衛亦已不少何至畏一哩啯吹而不敢動會被津民捦住欽差總督反爲之解圍擬請飭令設法捕獲立即梟示不必稽留訊解以免疏虞又聞廣東九十六鄉民風驍勇前年平紅頭賊皆賴其力夷匪往擄軍器受傷而回又糾南海番禺兩縣令鄉民聲言夷人入我界者不論何人登時殺死遂不敢入三月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到彼團練已有數萬人至今會否打仗无有提報意者

朝廷未與主張耳抑羅惇衍等恐如黃琮寶琠之獲咎耶擬請

優旨作其銳氣旣曰大舉惟黃宗漢稟承執政主和之議繞道遷延請

飭速往會勦勿再徘徊觀望轉聾紳民之肘務使同心協力迅奏膚功天津夷船聞之必有折回自救者而我截其海口歸路雖未必聚而殲旃要非孟浪以僥倖也謀國者曰一戰不勝奈何曰請添兵再戰戰有勝有敗若和則有敗無勝矣曰勝之于此報復于他處奈何勝之于今而報復于後日奈何曰始終不忘戰而已矣犬羊之

性。但經懲創。往往不敢報復。覩于道光年間台灣失利。
惟有藉手耆英。以報達洪阿等。而至今不敢垂涎臺灣。
其無能亦可見矣。自古兵凶戰危。原非得已。盡人事以
待天。成敗利鈍。雖諸葛亮不能逆睹。謀國者動以事無
把握搖惑
聖斷。間執人口。沮喪士氣。坐失事機。其意直以望風乞降
為快。抑又何也。比年各省用兵。勝負無常。得失互見。諸
臣何不以事無把握為慮。而亟欲櫜弓戢矢耶。伏願
皇上通籌大局。深顧後患。知夷欲之難期。饜足念事勢之
尚可挽回。左右親貴之言。未必盡是。大小臣工之策。非

盡無稽。執政諸臣。請放夷船內駛者何人。請允夷酋要脅者何人。清夜思維。或亦自知狂謬。祇緣畏罪怙非。陽作執迷不悟。

皇上不忍遽誅。應請面加訓示。俾各改心易慮。收效桑榆。否則難逃常憲

嚴諭桂良花沙納譚廷襄等。非分要求。不得妄奏。事主則戰。無所依違。他如奕山之以黑龍江外五千餘里藉稱閒曠。不候

諭旨。拱手授人。此尤寸磔不容微辜。臣知

皇上之必有以處之也

訏謨既定
渙汗斯頒薄海憬然咸知
上意所在庶臣民之志固而蠻夷之風懾
天討聿新操縱在我或遂戰之或終撫之再行臨機應變
臣非不知今所言者
皇上已猒聞之特以勢屬憂危情深迫切濡淚瀆陳伏乞
聖明洞鑒謹奏

按八年大沽之役桂相議撫其時在廷諸臣封章連上率多留中不發此摺抄傳在外因備錄之其論和戰之利害可謂深切著明矣和親之議倡于漢之婁敬其時

樊噲請得十萬人橫行匈奴大臣以爲可斬乃漢孝武卒用其計選兵命將窮追單于數萬里外深入其廷雖勞民傷財而邊患因之稍息矣宋何去非之論漢武帝曰兵有所不必用固又有所必用古之人君有志戰而惡兵其敝也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歷于弱而不能振匈奴之患起于高帝之末高后及惠文景因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憚言而猒用之也然漢之于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其爲患也可勝言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將命師先發而昌誅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

數百單于竄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制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順謁期聽令比于內諸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戍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乃昧者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强弱之任而狠以其黷于兵與秦皇同日而議之豈不痛哉按

國初龍興其時北部之尼堪外蘭及扈倫四部方貳于明

太祖

世爲仇敵

太宗次第征之至于

聖祖平定噶爾丹則自黑龍江以西盡喀爾喀四部之地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蒙古游牧之區皆歸一統時與俄羅斯定邊界黑龍江之南岸盡屬中國乃歸我昔年侵地定市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立石勒會議七條刑牲爲誓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悉隸版圖迨乾隆間蕩平準部戡定回疆則西北窮塞之域極于天山葱嶺計前後大小用兵數百戰餉需萬萬拓地之廣超軼前代此殆所謂剏數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者歟今之議撫者不過曰以息兵以安民也漢高帝

白登一歷，遽議和親，撫之不爲不速，而高后及惠文景四世，貽患，安見與民休息之終收其效哉。今且以明事論之，明之倭患，始于奸商，浸尋及于豪貴，朱紈下車，首請窮治奸黨，掃除內盜，此爲拔本塞源之治，若非諸貴家內結臺官，坐其啟釁，則倭寇可平。其後海禁漸弛，浙東再亂，王忬普陀山之捷，張經王江涇之捷，中樞忮嫉，中以蜚議，論者惜之。胡宗憲牽制嚴趙，未嘗不有意于撫，然其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是亦所謂千金用兵，百金求間，豈得以賞奸賄盜，深文而致之哉。其後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馳閩海，卒收其成，而東南之患以息。

此非勦之成效歟。萬厤間。倭侵朝鮮。朝廷發兵援之。李如松平壤一捷。生縶三倭。廓清之功。可旦夕俟。徒以碧蹄輕進。一僨功虧。于是沈惟敬之款計復行。顧養謙之封貢續請。乃倭人朝受冊書。夕罵鄰使。釜山不退。鴨綠潛窺。而邢玠等奉政府處分。猶以陽戰陰和。陽勦陰撫。密爲指授。于是捷章連上。虛級冒功。直待關白貫亾。惟敬棄市。禍始稍息。然則撫之無益可覩矣。前之援在南而勦收其效者。將帥之得人也。後之援在北而撫卒無益者。筦樞之失策也。勦而後撫。其庶幾諸葛武侯之于孟獲。唐太宗之于頡利乎。撫而後勦。雖漢之文景。不能

得之于匈奴何況其他今之英吉利未必大于明之日本也其爲患于中國不如日本之久也然沙角之斃夷兵者數百吳淞之斃夷兵者數百定海之斃夷兵者千餘是官兵之勳未嘗無成效也一創于粵東之三元里再創于廈門之陳姓三創于靖江之居民是鄉勇之勳未嘗无成效也乃自粵東議欵以來在我則曰罷職而議撫在彼則曰先戰而後商粵東就撫而擾于閩浙乍浦就撫而擾于吳淞撫之無益可覩也今叅核前後比事屬詞而論之林文忠之燒烟其操切有似于朱紈然紈之議海禁先內而後外當其初至卽捕通倭者九十

餘人立斬之于演武場。乎以此借文忠之未能盡法以治洋商也。義律馬利遜者其明之徐海汪直乎。天津不誅。失幾一也。粵東夷館不撿。失幾二也。三元里解圍而出。失幾三也。夫其罪十百于徐海汪直而其時撿之之易。如釜中之魚几上之肉而交臂失之。然則當日之斷斷焉持撫議者有能如胡宗憲之不激夷禍不損國威深沈而速決者乎其輕嘗之也若夫粵東之撫靖逆奏稱四月初八日之捷。江浙之撫揚威奏稱鎮海定海之捷。又從而保舉在事之文武員弁。是又明之邢玠楊鎬輩。虛級冒功。張濂所謂罰罪之典移而爲賞功之令者

今昔情形。異代同揆。可勝慨哉。